

千屿千寻

Tales of a Thousand Islands

明前雨后 作品

人间本无伊甸。
走过一千座岛屿，
是否
就能找到幸福的意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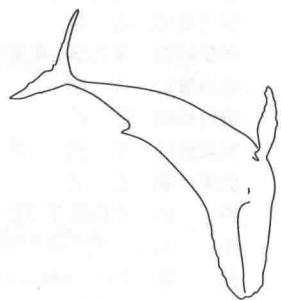
曾经《忽而今夏》诠释了我们的青春
现在《千屿千寻》温暖着我们的年岁
畅销言情代言人明前雨后睽违三年重磅力作
九夜茴 未再 艾小图 鼎力推荐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千山千寻

Tales of a Thousand Islands

明前雨后 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屿千寻 / 明前雨后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6

ISBN 978-7-5500-1781-8

I. ①千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6140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千屿千寻
作 者 明前雨后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肖 恋
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
特约策划 肖 恋
特约编辑 萨 萨
封面设计 程 然
插画绘制 它 它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20.25
字 数 420千字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781-8
定 价 2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16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1 否极 001

Chapter 2 榴莲 026

Chapter 3 重见珊瑚海 052

Chapter 4 岛屿幻梦 083

Chapter 5 花火 108

Chapter 6 追浮云的人 139

Chapter 7 星空之鱼 165

Chapter 8 暖暖 192

番外·惆怅旧欢如梦 223

Chapter 9 好久不见 229

Chapter 10 Sunless Sea 254

Chapter 11 爱别离 278

Chapter 12 泰来 303

后记 317

C O N T E N T

第一章

否
极

面前的男孩就要吻过来了。

他比叶霏高出半头，略微卷曲的头发挡在额前，清亮深邃的双眼，挺直的鼻梁，无论谁来看，都是一张生气勃勃的英俊脸庞，所以，她也算不得吃亏，不是吗？

他叫颂西，二十二岁。叶霏和他相识不过两天。她刚刚来到这个印度洋沿岸的小岛上，从暂住的旅店后门出来，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上三五十米，就到了海边。沙滩边缘排列着一排店铺，颂西就在左手第一间的 Monkey Bar（猴子酒吧）工作，调酒卖酒，偶尔弹着吉他唱两首歌。他和当地其他年轻人一样，皮肤晒成亮棕色，脖颈间挂着磨得发亮的贝壳吊坠，左臂上文着图腾般的鲨鱼，随着胳膊的摆动，在精致流畅的肌肉上游动着。

叶霏这两天夜里都会光顾猴子酒吧，偶尔喝调制的鸡尾酒，椰林飘香、蓝色珊瑚礁、莫吉托……大多时候和当地人一样，喝最便宜的地产酒，装在深棕色的瓶子里，口味像朗姆，但加工粗糙得多，入口很冲。好在胜在便宜，再搭配一罐可乐或是菠萝汁，要一小桶冰块，就可以一直喝到酒吧打烊。

颂西笑起来热情又真诚，他向叶霏推荐了不少避开游客大军的游览线路，也常常提醒她不要喝太多，

以免找不到回去的路。大约在一个小时前,他说本国最著名的雷鬼乐队就在隔壁海滩,问叶霏要不要一起去听演唱会。他还说,那边的酒保是他的好哥们,可以去喝个够。

叶霏不知道什么是雷鬼,但是听说有免费的酒水,立刻点头答应。最近她很是馋酒,特别喜欢半醉半醒时脚步轻飘的状态,感觉自己浑身散发着魅人的诱惑力。

海滩的入口已经被木栅栏围起来,有几个当地人站在入口处售票,价格不便宜,足可以在大排档吃一顿咖喱蟹。

“这都是给外国人的。”颂西拉着叶霏的手,和看门人打了个招呼,对方了然地笑了笑,也没多问,就在颂西和她的手背上盖了荧光戳。沙滩上搭起简易舞台,强烈的射灯映得周围恍如白昼。周围大多是欧美的年轻人,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摆动身体,挥舞手臂,女孩子穿着吊带背心或是抹胸裙,男人们随意套一件T恤,或是打着赤膊。

叶霏挤在他们中间蹦了一会儿,身上就出了一层黏腻的汗。颂西拉着她到吧台附近坐下,旁边还有几位游客,用口音各异的英语聊着天,讲述中见闻,每个人都在大声叫嚷,和巨型音箱对抗。她听得懂,但不想喊破喉咙,所以基本插不上话。只是和大家一起,连干了三小杯龙舌兰。

台上的乐队卖力演出,颂西看出叶霏百无聊赖,将她从座位上拉起来,喊道:“这里太吵了,要不要去海边走走?”

于是叶霏任他牵着手,走到满月映照的海滩上。银辉在海面起伏的波纹间跳跃,像细密的丝线,织就了一匹绵延不绝的锦缎。

颂西不知何时停下来,侧过身来,手上握得更紧。叶霏也停下来,在这一刻的沉默中,心跳忽然加快。果然,他伸出双臂,将她紧紧抱在怀中,呵出的气息就在耳畔,温热地撩拨心弦。叶霏没有躲避,甚至享受这种怀念已久的亲昵感,索性闭上眼睛,把头枕在他的肩窝上。

“那么……你有男朋友吗?”他低声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怎么会?你这么漂亮。”颂西咯咯地笑,“在说谎吧。”

“分开了。”叶霏抬起头,向后微仰身体,“离得太远。”

“哦,离得太远……”颂西挑了挑眉毛,“你不了解男人。”

“哦?是吗?那么,你告诉我,告诉我这一切。”叶霏听到自己轻浮的话语,带着挑逗。

“什么一切?”

“关于……男人的一切。”

“那就说来话长了。”他低头,嘴唇贴着她的耳郭,“首先,你要告诉我,你住在哪里。”

在耳鬓厮磨时,叶霏当然清楚,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。许鹏程模糊的身影在脑海里一闪而过,头又炸裂一样痛起来。她不要想,不要想起那个人!如果眼前是一

出戏，她宁愿卖力演出，哪怕沉沦深渊，万劫不复，因为她再也没有停下来的理由。

远处飘来乐队的经典曲目，听众们齐声应和，歌声震天。叶霏感到海潮无声地漫过脚面，白沙穿过脚趾缝。整个人，仿佛下沉了一点点。

忽然间，灌木丛的暗影中亮起一道火光，微弱地映照着半张轮廓分明的脸。那个人影看起来身材高大，不知在沙滩旁的枯木上坐了多久。他一言不发，叼着一支刚点燃的香烟，嘴角翘起的弧线写满戏谑和不屑。明明暗暗的亮红烧得叶霏心头一痛，她连忙推开颂西，慌乱地说了句对不起，然后落荒而逃。

只要喝多了酒，十有八九能够见到许鹏程。他果然如期而至，和叶霏记忆中一样挺拔帅气。他就在这海岛上，站在怪石嶙峋的山崖上，衣角翻飞，奔涌的海浪在岩石上飞珠溅玉。艳阳下的晴空蓝得耀眼，叶霏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张开双臂，近在咫尺，叶霏只要一纵身，就能扑到他的怀里。可是，她的脚下生了根，无法挪动半步，越是心急，身体越是僵硬，连手臂都抬不起来，阳光白花花的，洒在身上却是彻骨的寒冷。她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姑娘从身边走过，留下一声哂笑。许鹏程的目光汇聚在那姑娘身上，和她紧紧拥抱，仿佛叶霏根本不存在一样。

这一幕在叶霏眼前定格，看起来就像是电脑上的一幅照片。她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大喊：“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！把他还给我！”但是张不开嘴，更无法发出任何呼喊，整个人如同沉入无边的海水，窒息的感觉真切而强烈。

叶霏无法移动身体，也喘不过气来，心里渐渐清醒——这是个梦吧，是一场噩梦。但是为什么都要憋死了，也还是醒不过来？她拼尽气力，睁开双眼，紧闭的喉头这才一松，发现自己竟然趴在房间的木地板上，窗户大开，夜里海风强劲，右臂已经全部麻木，摸上去像一截石头。叶霏恍惚间想起，自己夜里回来后脚底一绊，瘫坐在地板上痛哭失声，后来哭累了，想蜷起身体休息一下，再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现在大概是清晨五六点，天刚蒙蒙亮，喝了半瓶劣质酒和三杯龙舌兰的她头疼欲裂，口渴难耐。酒精也好，陌生人的慰藉也好，都不过一时刺激，在寂静的清晨，心中只有更为浓重的悲伤和无助。喝了一大杯水，再也睡不着，叶霏赤脚站在卫生间冰凉的瓷砖上，木然地洗漱，盯着镜中一张阴郁暗淡的脸，有些后悔来到这里，真是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自虐。她把护照和机票订单翻出来，盘腿坐在地板上，呆呆地看着。

为什么来这儿？因为叶霏在网上看到这座岛的照片，有一张特别像她心目中的伊甸园，是那种只能出现在台历和电脑桌面上的蓝天碧海，白沙滩上摇曳生姿的椰树，一直以来，就是她心中理想的蜜月目的地。

许鹏程在去美国前对叶霏说，加勒比海有那么多小岛，一定有一座符合她的想象。叶霏相信，时隔一年半，他没有忘记寻找这样的小岛，只不过他把向她许下的诺言，实现给另一个女人。

去年十二月初他打来电话，说：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好好沟通，需要冷静一下。这个寒假我就不回国了，见面也是争吵。”

叶霏气得把桌子上的书本扔了一地，实在没舍得把笔记本电脑一同砸了，这说

明心中理智尚存。当她弯下腰，收拾散落一地的物品时，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她给闺蜜们打电话，和她们聚餐，询问大家自己是不是太过于骄横，没有体谅许鹏程独自在外求学的艰辛；是不是不应该每次吵架便冷战，然后等着他低声下气来赔不是。在一番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，叶霏渐渐冷静下来，选了一本描写异地恋情的小说，又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夹在书中，通过联邦快递发给许鹏程。多么传统而典雅的浪漫啊，她想着他收到这份圣诞礼物后，会不会感动得立刻买一张机票，飞回自己身旁。

然而在圣诞之日，叶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，蓝天碧海，葱绿的山林和绵延的沙滩，一切如她所想，只是画面中换了女主角。那个女生在 Facebook 上晒出她和许鹏程在牙买加的合影，他揽着她的肩膀，她紧紧环着他的腰，依偎在他怀中。她当然没有忘记在照片上将许鹏程标注出来，所以这张合影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他的主页更新上。

叶霏和许鹏程共同的朋友一片沉默，无人应和。但是他还有那么多新朋友，有人夸赞风景优美，有人称颂金童玉女，还有一位应该是牙买加当地的向导，留言说：“可爱的一对儿，你们的眼睛很像。”

叶霏顿时觉得，自己像个傻子。她是真的傻掉了，甚至没有打电话给许鹏程。难道不是应该哭天抢地质问他吗？可是，叶霏不敢。对于深爱过，或者依旧深爱的那个人，心底的怨恨再多，却怎么也多不过伤痛。不去听他的声音，就不用亲耳听他说出决绝的话，她怕自己会崩溃。

但那张照片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叶霏翻出收藏夹里的海岛风光，匆促订下前往东南亚的机票。朋友里有人支持她出门散心，有人担心她精神恍惚不能好好照顾自己。已经毕业的师姐白夏常去海边度假，给了她不少旅途中的建议。白夏说：“你要是想去，谁也拦不住。你需要的是一个告别仪式，丢下这个包袱，未来才会走得轻松。”

叶霏揉了揉太阳穴，想起自己出发时的悲壮来。不过一来到海岛，她就变得萎靡不振，哪儿也不想去，恨不得以泪洗面、醉生梦死。但是她飞了几千公里，耗尽全部积蓄，不是为了缩在房间里吹空调。本子上罗列着这些年积攒的、曾经幻想和许鹏程一起实现的愿望，就算是当成任务，也要一一完成。今生今世，自此再也不去触碰。

她打起精神，翻开本子。下一项，是去珊瑚礁浮潜，看热带鱼。叶霏从旅店拿了一条大毛巾，一路走到海滩上，想要租一套浮潜用具。想到昨晚和颂西的暧昧举动，有些懊恼自己太过于轻浮，不由得放慢脚步，思忖着要向哪个方向转弯。

正在犹豫时，听到颂西喊她的名字。他拎着一只塑料口袋，笑容灿烂地走过来，拍拍叶霏的肩膀：“昨天你喝了不少，头疼不？有没有吃早餐？”神态自若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“是有点喝多了。”叶霏赧然，“都不大像是自己了。”

颂西将手中的口袋举高：“我在市场买了早餐，一起吃吧！”

“我想去浮潜，先去租面镜和脚蹼。”

“前面就有，喏！”颂西伸手指，“租完了回来吃早餐哦！”

顺着他指点的方向，叶霏沿着海滩走了一二百米，左手边有一家规模颇大的潜水店。门外是木板平台，下方有两个水泥砌成的长方水池，旁边是一排晾衣架。她走上台阶，一层的回廊下摆着几张木桌，旁边挂着吊床，透过半开的门，能看见内间摆放整齐的潜水装备。

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背对着叶霏，握着长柄扫帚，正在清理平台上的浮沙和落叶。她走上前去，用英语客气地问道：“请问，我可以租一套浮潜装备吗？”

男子回过身，从头到脚将她打量一番，目光停留在叶霏的人字拖上。他浓眉微蹙，开口道：“Shoes off（脱鞋）。”一张看似华人的面孔，吐出冷冰冰的两个英文单词。

叶霏低头，看到男子赤着脚，台阶上摆着用来涮脚的塑料水盆，旁边钉了一块牌子，写着，请脱鞋。而自己刚刚没注意，穿着人字拖踩了上来，在他清理过的木地板上留下一串白沙的纹路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退回去，将人字拖放好，又问了一遍，“这里可以租面镜和脚蹼吗？”

他又缓缓吐出两个词：“Diving only（只供潜水）。”

对方身形挺拔，面容英气俊朗，不过神色冷漠倨傲，有一种强烈的威压感，站在叶霏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

叶霏没来由地发憊，硬着头皮问道：“那么哪里可以租到呢？”

他依旧言简意赅：“Don't know（不知道）。”

叶霏到达海岛后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慈眉善目，笑容可掬。但面前这位，脸上挂着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还掺杂了一丝戏谑，嘴角的弧度似曾相识。

叶霏不再多问，转身离开，沿路问了几家组织浮潜跳岛游的商户，但是当日的船都已经出海，带走大部分装备。叶霏无奈，又兜回猴子酒吧来。颂西听了她的遭遇，倒是热心，说：“还是我来解救你吧！”他回身从内间拿了蛙蹼和面镜，叶霏试了一下，大小刚刚好。她有些惊讶，问道：“你的鞋号竟然和我一样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看！”颂西抬起腿，抖了抖脚，“那双是我女朋友的。不过她最近不在岛上，你先用。”

“你……女朋友？”叶霏想起昨夜的情形，撇了撇嘴，不知脸上是否带了嫌恶的神色。

颂西点头，神情颇无辜，似乎在说，你又没有问。

叶霏拿着蛙蹼，心中别扭，还给他也不是，索性不再说话。颂西不以为意，详细指点适合浮潜的地点。在地图上看，还有将近十公里，叶霏将护照押在前台，租了一辆摩托车。

出发前颂西再三叮嘱：“浮潜比水肺潜水要危险，尤其你们中国人，好多不会游泳。第一次去，千万不要到深水区，先在齐胸深的地方练习一下比较好。”

“我游得非常好。”叶霏应了一句，背上装备，架好墨镜，沿着公路迤逦向南。

叶霏没有说大话。她上小学时在业余体校学了两年游泳，虽然后来没有走竞赛之路，但幼时的规范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许鹏程也是因此而迷恋她。他几次说起，那天在学校的室外游泳池，看见四肢修长的姑娘站在跳台上，轻盈地跃入碧波之中，只溅起些许水花，然后池面归于平静。过了数秒，她从距离入水点很远的地方露出头来，轻巧地划动手臂。

阳光在池边繁茂的树木后穿行，在水面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她漂浮其间，像是优雅神秘的水中精灵。那一刻世界都宁静了，只有她激起水花的淙淙声。

那时候他迷恋她，她同样痴迷着他。他们爱慕彼此的容貌、身体和灵魂。在分别时，两人在机场紧紧拥抱，许鹏程说，再过两年，如果叶霏拿不到美国的奖学金，他们就结婚。虽然陪读的生活会辛苦一些，但总好过长久分离。

到如今，他宠溺的目光、温柔的话语、用尽力气的拥抱，似乎都还真切地环绕着她，却不知从何时起，早已经交给别人。叶霏用不惯呼吸管，于是屏气潜入水中，被宽广的海洋拥抱，闭上眼睛，随着温暖的波浪摇曳荡漾。直到胸闷气短，才冲出水面，仰天漂浮着。

她又深吸了一口气，翻转身体，斜前方数米深的珊瑚间，一只海龟悠然游过。叶霏屏住呼吸，钻入水中，纵身追了过去。海龟不疾不徐地划着水，游向更深处。耳朵上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她强忍着，又弓身向深处窜了一下，只觉得耳膜一阵尖锐的刺痛，扯得半边面颊紧绷发胀。她不敢再追，摆动身体，飞快地游向水面，划着水回到沙滩上，耳朵依旧针刺一般，一跳一跳地疼。

叶霏拿起搭在树枝上的浴巾，胡乱抹了一把脸。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挂在树上的背包，不禁大惊失色。背包所有的拉链都已被拉开，墨镜和房间钥匙掉在沙地上。叶霏顾不得擦干身体，冲上前去仔细检查，后背一阵阵发凉——不见了两样东西，她的钱包，以及摩托车的钥匙。

这是岛屿南部一处僻静的海滩，基本没有什么游客。叶霏懊丧地坐在枯木桩上，低下头，发现人字拖只剩了一只。她此时反而哭不出来，自嘲地笑笑，心想：叫你那么文艺，跑到海边来自怨自艾，搞什么旧情告别仪式。现在好，如何在岛上生存下去都是大问题。

人到了困窘的境遇中，伤春悲秋的情绪却消散了，毕竟，解决温饱才是头等要事。

这么想着，叶霏心里反而踏实下来。她套好衣服，索性也不穿鞋，把仅剩的一只人字拖和脚蹼一起提在手中，踩着公路边的沙土路，顶着炽烈的热带阳光缓缓走回去。即便她尽量避开灼热的柏油路，脚底还是一阵阵发烫，整个人像在铁板上被炙烤一样。走了三四百米，她眼前一亮，看见另一只人字拖正孤零零地躺在路边的草丛里。叶霏顾不得脚底板被烫熟，连蹦带跳地穿过柏油路，拾起人字拖，如获至宝。

她穿上鞋子，回到大路上，挺胸昂头，阔步向前，似乎连阳光都没有那么毒辣了。这么多天来，叶霏第一次感到轻松畅快，竟然只为了一只失而复得的拖鞋。

叶霏丢了摩托车，银行卡也随钱包一同丢失了，好在还有两张美元大钞放在房间里。她在无遮无挡的公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脚背被人字拖的细带磨破了皮，才在路边拦了一辆三轮摩托车。

当她再出现在猴子酒吧时，蓬头垢面，脚步蹒跚，看起来很是狼狈。颂西迎上来：“你没事吧？怎么看起来精疲力竭的。”叶霏摆手：“别提了……我得见你们老板，还得去趟警察局。”

下午有几班轮渡从岛上发往大陆，摩托车早已不知所终。警察漫不经心地询问了几句，知道她没有遗失护照，简单地写了一个笔录，让叶霏签字了事。临出门时她问了一件最关心的事儿，丢的这辆小轻骑价值多少。

警察耸耸肩：“如果是新车，几百到一千美金都有可能。”

叶霏捏了捏口袋中仅存的两张绿票子，心想，这明摆着是赔不起，是不是得动用美色收买颂西，让他帮忙把护照偷出来，然后自己趁着夜色掩护离开海岛？

回到酒吧，她还在神游天外，颂西向她招手：“来这边，郑先生过来啦。”

郑先生是当地的华裔，中文名字叫郑运昌，四十来岁，看起来十分和善。除了Monkey Bar，他还在岛上开了一家餐厅和一个小小的旅行社。他说摩托车有保险，可以赔付一部分，再算上折旧，报给叶霏的赔金是两百美元。

“我就剩两百美金了。”叶霏如实交代，“而且银行卡丢了，机票是两周以后的，不能改签……”

“这钱你先留着。”郑运昌将美金推回给她，“可以让家人或者朋友从国内给你汇款，两三天就能到，虽然手续费高些……”

叶霏犹豫：“还得让他们担心。”

郑运昌笑：“如果不介意住宿条件简陋，你可以来我店里帮忙。包食宿，还有工钱。”

颂西随叶霏回旅馆拿上行李，带她去员工宿舍。他路上一直在乐：“问你你说不说，现在我知道你住哪儿了。”

叶霏狠狠瞪他：“不要油嘴滑舌，我没那个心情。”

距离酒吧不远是一排二层的简易木板房，员工们两人共住一间。宿舍里没有床，左右地板上各铺着一张软垫；也没有空调，墙上一架老式风扇，摇起头来吱嘎作响。房间里潮湿闷热，弥漫着木头发霉的气息，叶霏总觉得墙角会长出一株蘑菇来。

和她同住的茵达在餐厅里工作，她身材瘦小，长了一双黑溜溜的圆眼睛。叶霏大概讲述了白天的遭遇，她不住点头，露出同情的神色。

郑老板交代给叶霏的工作并不繁重，每天早晨和中午在渡轮抵达码头时，带着一沓传单分发给刚刚下船的游客；夜里去酒吧打扫卫生，如果旅行社来了中国游客，帮忙去招揽一下生意。

白天仍然有大块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
在颂西的指点下，叶霏找到一片步行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的隐蔽海滩。每天

退潮时，峭然耸立的石灰岩山壁下会露出一条狭窄的白沙滩，需要从路边攀缘而下七八米。崖壁旁的热带植物蓬勃茂盛，巨大的叶子翠色欲滴。面前的大海是深浅相间的蓝，阳光射下去，如同通透明净的琉璃。

当叶霏置身于澄澈的海水中时，总会想起安徒生写下的《海的女儿》。“在海的远处，水是那么蓝，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，同时又是那么清，像最明亮的玻璃……他举行婚礼后的头一个早晨就会带给她灭亡，使她变成海上的泡沫。”

叶霏想，自己固执地来到岛上，已经算是冥顽不灵。这场失窃或许是上天的安排，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，才是对心灵的救赎。否则她或许会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，变成海上的泡沫。

郑运昌很信任叶霏，知道她正在读研究生，便让她负责酒吧收款记账，颂西则专心调酒。叶霏知恩图报，时刻牢记存放现金的抽屉。颂西笑她太过于紧张，说附近都是熟面孔，顶多有虫蚁过来偷喝，丢钱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叶霏不服气，再三强调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她的失窃就是前车之鉴。

果然隔天就在吧台里见到一张生面孔，他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开始摆弄店中的电脑。叶霏飞奔上前，敷衍地笑笑，请他出来。面前的男子比她高出一头，垂眼看人时颇有威压，声音低沉，语气不屑：“你放的歌太无聊了。”依旧讲的英文。

面前这张脸看起来有些熟悉，轻挑了一侧的嘴角，带着三分讥嘲。正是那天在潜水店门外扫地的男子。

“Sorry, not my choices（不好意思，不是我选的）。”叶霏挡在他身前，“Any suggestions, speak to the boss（如果有什么建议，和老板说）。And here（这里），”她指了指吧台，“Staff only（仅限员工）。”她想，你不是喜欢短句子吗，如你所愿。

对方愣了片刻，撇了撇嘴角，似笑非笑地盯着她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I am the boss（我就是老板）。”

一直忙于招呼客人的颂西早就看到僵持的二人，稍一得空，连忙赶过来打圆场：“霏，这位是郑先生的合伙人，K.C. Tan。其实他才是酒吧的大老板。”

“也是摩托车的主人。”面前的男子戏谑地笑了笑，伸出手来，用字正腔圆的中文说道，“陈家骏，幸会。”

颂西拿了一只玻璃杯，盛上冰块，从酒架上取了一瓶 Havana Club 七年朗姆酒，斟满后递给陈家骏。他举了举杯：“一起吧。”颂西喜滋滋地又拿出两个杯子，倒上酒，还在叶霏那杯里加了半杯可乐，推到她面前，眨了眨眼，道：“Cuba Libre（自由古巴）。”

叶霏正要去接，面前忽然伸过一只手，将吧台上的酒杯推开。“No spirits for her（烈酒没她的份儿）。”陈家骏淡淡地说，从冷柜里拿出一罐苏打水，不由分说地放在她面前。

“小气。”叶霏低声咕哝了一句。

陈家骏喝着酒，目不斜视，继续用英语说道：“上次是丢摩托车，再喝醉了店

都被你丢了。”他语调平淡，但是讲得流畅清晰，没有半点当地口音。

“不会不会，”颂西打圆场，“靠很努力的。”

“你确定她在这里不是吃白食？”陈家骏又瞟了她一眼，“茉莉去更新签证，过两天就回来了吧？”

颂西答道：“她说再过一两天。”又重复了一遍，“靠很努力的。”

陈家骏的眉头拧在一起：“很简单，要填饱肚子，就得工作。”他向叶霏仰了仰下巴，“明天，去潜店帮忙，七点半。”

他神色倨傲，颐指气使，叶霏本想顶撞两句，但想着现在有吃有住，对方也没有逼迫她立刻还债。自己的身份已经不是顾客，而是欠着老板钱的员工，没什么讲条件的立场，虽然心中憋闷，不停转着苏打水罐，终还是忍了下来，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
这几日她都在猴子酒吧吃饭，颂西从附近的市场买来各式咖喱、炸鸡，装在小塑料袋里，用油纸和米饭包在一起，吃的时候拌上小鱼干和黄瓜、洋葱，物美价廉，是地道的本地口味。不过叶霏吃不多，每次咀嚼时，都觉得右侧耳根和脸颊连接的地方隐隐作痛。夜里侧身睡觉时，隐约有液体缓缓流出，她担心是中耳炎，但是除去要还债的两百美元，几乎身无分文。她扯扯耳朵，似乎也没有恶化的迹象，索性不再理会。

晚上吃饭时，想到要在陈家骏手下打工两周，不知道要上多少火，立刻觉得耳朵更痛了。她叹了口气，只觉前途未卜。

叶霏七点一刻就出门，海滩上没什么游客，大部分店铺也还没开始营业。走了几分钟就是潜水店，一样大门紧锁。她走上台阶，四下张望，没有忘记把人字拖留在沙滩上。抬起头，看到潜店的名称，Scuba Libre，大大的一串字母，漆成红白相间的条纹。她念了两遍，Scuba Libre，Scuba Libre，总觉得有些耳熟。想起昨天颂西推过来的那杯酒，自由古巴，才恍然大悟，店名原来是借了Cuba Libre的谐音，心中不禁暗笑，老板还说怕别人喝醉，自己何尝不是个酒鬼？

玻璃门里挂了一块白板，上面画着表格，叶霏凑上去看了看，应该是潜店几日内的潜水安排，用不同颜色的水笔列了众多人名。她看不懂，于是退回来，平台旁边半人高的木架带着一排圆洞，想来是放潜水用的金属气瓶。叶霏靠在架子上，有些局促不安。

到了七点半，一男一女并肩走来。男子是当地人，剃着光头，右侧脸颊带着一道疤痕，从眼角延伸到颧骨，面色严峻。他瞟了叶霏一眼，也没打招呼，拿出钥匙将大门打开。女子是欧美人，身形窈窕，金黄色的长发松散地绾在脑后，浅绿色的眼睛笑意盈盈。她热情地招手，走过来说：“嗨，你就是那个丢了摩托车的女孩吧？”

叶霏有些尴尬：“是，我太大意了。”

“事不凑巧，大部分时间，这个岛还是蛮安全的。”她伸出手来，“我是克洛伊。”

“我叫霏。”叶霏和她握了握手，口语练习的内容脱口而出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克洛伊笑起来，“很高兴店里又来了一位姑娘，我每天要去教课，

我不在的时候，男人们从来不知道保持店面清洁。”她夸张地摇摇头。

“喂，这是诬蔑。”陈家骏不知何时站在二人身后，“我也在扫地、擦桌子。但总有一些人不守规矩，弄得四处一团糟。”说着，他还低头看了看叶霏脚。

叶霏得意地仰了仰下巴，示意自己已经把人手拖留在台阶下。

“你是老板，我哪里能批评你？”克洛伊耸耸肩，转向叶霏，“这绝对是岛上最棒的潜店，你会爱上这儿的！只是我们店里有三张扑克脸。老板，”她翘起拇指，指了指背后的陈家骏，又看向和她一起来的光头男子，“我男朋友，刀疤；还有汶卡大叔，我们的船夫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汶卡大叔英文不大好，刀疤不喜欢说话，老板嘛，他只是在装酷。”

陈家骏板起脸来：“克洛伊，你说得太多了，学生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我只是说了真相。”她轻快地笑起来，对叶霏说，“欢迎来到潜店。我先准备出海，回来再聊！”

虽然克洛伊说老板在装酷，但是叶霏和他还没有那么熟。她正要问陈家骏自己需要做些什么，有一位欧洲游客走过来，热情地和陈家骏打着招呼，说他这两天就要离岛，是来店里结账的。陈家骏带着他去了里间的办公室，留下叶霏一个人傻傻站在原地。她环视周围，刀疤和克洛伊正忙着整理装备，克洛伊一直在说什么，语速很快，手势夸张，说不了几句自己就大笑起来。刀疤几乎没有答话，只是偶尔点头，但是听到有趣的地方便抬起头来，专注地看着克洛伊，微微一笑，脸上那道疤痕都没有那么狰狞了。

那种充满宠爱的柔和目光，叶霏曾经无比熟悉。她心中黯然，转过身去，绕着店铺走到后院，刚转过弯，险些和一位赤膊的中年男子撞到一起。他面色黧黑，留着络腮胡，看起来十分健壮，左右手各拎着一个潜水气瓶。他急忙停住，一迭声地说着“Sorry”。

叶霏连忙摆手：“真的没关系。我叫霏，从今天起，我也来店里帮忙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。”他放下气瓶，在沙滩裤上蹭了蹭手，“我叫汶卡。”

叶霏和他握手，说：“我来帮你吧。”

汶卡连连摆手，说了一串的“No”，拎起气瓶大步离去。

叶霏看他健步如飞，便学他的样子，到后院的遮阳棚下去拎潜水气瓶。银白色的气瓶有将近半人高，她双手握住瓶颈，向上一提，才发现气瓶比自己想象的重不少。她挺起腰，腆着肚子，双臂架在身前，勉强拽起一个气瓶，踉踉跄跄向前走去，脚底被沙石硌得生疼。好不容易走到店前，汶卡已经把两个气瓶放在架子上，看到她连忙回身，将气瓶接过去。

“让我试一下吧。”叶霏坚持。

汶卡又是一迭声的“No”。

“把它交给汶卡。”陈家骏冷冷的声音响起，“我告诉你要做什么了吗？”

“是你让我来工作的呀。”叶霏放下气瓶，对上他的目光。

“我还没有说要做什么。”他的表情颇为严肃，“没交代的事情不要做，没让你碰的东西不许碰，OK？”

“O、K。”叶霏咬着牙答道。

“你太虚弱了。”陈家骏从头到脚打量她一番，“如果你掉了气瓶，砸到脚趾，没有人会负担你的医疗费用。你懂吗？”

叶霏点点头，心里颇为不忿。

他继续说道：“你已经是非法劳工，不要再给我添麻烦。”

叶霏有些委屈，抬起头来悲愤地看他：“你以为我想？”

克洛伊抱着装备走过，虽然听不懂二人的中文对话，但是看神情也知道叶霏受了数落。她停住脚步，夸张地向后仰身：“Mr. Serious is just kidding（严肃先生只是在开玩笑）。”尾音拖长，语调轻快。

陈家骏瞪了克洛伊一眼，她咯咯地笑着，哼着歌离开。他蹙眉，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墙角的扫帚，对叶霏说：“早晨扫一遍，之后随时保持清洁；水池那边有抹布，一会儿记得把桌椅也擦干净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叶霏问，心想，和酒吧的工作有什么不同？

陈家骏瞟她一眼：“嗯，暂时只能做这些，其他的你懂吗？”

他又露出那种讥嘲的神色，叶霏压住心中不满，粗声粗气地答道：“我会学的！”

除了刀疤和克洛伊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纷纷抵达，有小伙子似乎因为来晚了，还被刀疤训斥了几句。过了八点，学生和客人多了起来，店里变得热闹而忙碌。有人穿戴装备，有人讨论潜水计划，大家在店内四处奔走，询问自己搭乘哪条船的，存放包裹的，冲泡咖啡的，借用防晒霜和牙膏的。叶霏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借牙膏，是吃了早饭还要刷牙？果真如陈家骏所说，她什么都不懂。于是握着扫帚，静静地立在廊柱旁，看店里的工作人员如何一一解决。

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潜水员们背好装备，陆续走过沙滩上的栈桥。两艘快艇马达轰鸣，劈开碧波，船后白浪飞溅。它们远去后，店里忽然变得安静下来。桌子上凌乱地散落着纸笔和咖啡杯，椅子横七竖八地摆在露台上，地上多了许多沙土和脚印。陈家骏努努嘴，叶霏很是识相，走过来整理桌面，摆齐座椅，将地面清扫干净后，又把咖啡杯逐一拿去水池清洗。

她想问问老板还有什么交代，一转身，却没看到陈家骏的身影。

叶霏甩着手上的水珠，走到店里。潜水员们离开后，一层厅堂里的电视依旧开着，正在播放一段潜水视频：一群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从镜头前翩跹而过，叶霏都叫不上名字。随后是一只海龟，趴在一大片珊瑚上用力咀嚼，贴着海底的峭壁，四五条一人长的鲨鱼逡巡而过，最近的一条几乎紧贴着摄像机，能清楚看到它目露凶光，眼睛似乎一直盯着镜头。叶霏打了个哆嗦，后退一步。

这时镜头摇向广袤无边的大蓝水，配乐变得低沉深邃，伴随着心跳一般的鼓点节奏，而后传来缥缈的女声，浅吟低唱：“Love love is verb, love is a doing word.”旋

律悠扬中带了一丝神秘，在浩渺的浅灰蓝色中，一个模糊而巨大的身影渐渐浮现。它的头扁平方正，深蓝色的背上分布着白色圆点，镜头沿着流线型的身躯缓缓摇过去，似乎过了好久，才看到舒缓摆动的尾鳍。这是一条庞然大物，无数小鱼在它身边游弋。

叶霏不认得，只觉得它体形庞大，和周围的潜水员相比，像一艘小艇。但它没有任何压迫感，虽然张着阔大的巨口，但看不到锋利的牙齿。阳光透过水面的波纹，在它背上绘出网状的光斑。它优哉游哉，在水中自在地游弋，背上驮着一片夜晚的星空。

叶霏痴痴地站在屏幕前，几乎忘记呼吸，这是她所见过的最优雅的生物，似乎只存在于细腻的绘本里，或是缥缈的梦境中。她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应和着歌曲的节拍，眼底要涌出眼泪来。

她感到有人站在自己身边，一把沧桑的声音问道：“It’s amazing, isn’t it?（太神奇了，是不是？）”

叶霏回身，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，他脸上布满皱纹，但深邃的蓝眼睛依旧清澈。她点点头：“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动物了。”

老人微笑：“你在这儿工作？”

叶霏愣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算是吧。”

“这里能经常看到鲸鲨吗？”

因为名字里的“鲸”字，叶霏迅速明白，视频中温和的巨人，就是老人口中的鲸鲨。她摇了摇头：“这个……还真不清楚。”

陈家骏的脚步声从木楼梯传过来，他走下二楼，和老人打了个招呼：“您好，我是这儿的教练 K.C.，她刚来店里，有什么事情问我就可以。”

“嗨，我叫保罗。路过时看到视频，就过来打个招呼。”老人指指电视，“是在这里拍摄的吗？”

陈家骏颌首：“前些年的片子了。这里不是鲸鲨洄游的常规路线，所以并不常见。您知道，能否看到鲸鲨，大家都不敢打包票。”

“没错。这是你拍的？”保罗感慨，“我潜水有二十多年了，当然，有时候一年只潜几次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鲸鲨。”

陈家骏点头：“你知道它就在海里，但是不知道到底在哪儿。”

“就和爱情一样，是吗？”保罗笑，“你知道它存在着，但不知道去哪儿寻找。”他环顾潜店，说道：“我已经有七八年没有潜水了，不知道能否做一个复习课程，再和你们一起出海。”

“如果您的健康状况良好，当然没问题。”陈家骏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，为他制订了这两日的复习和潜水计划。

保罗指指叶霏：“这位年轻的女士，要和我一起去吗？”

她连忙摆手，正对上陈家骏的目光。他难得没有露出讥嘲的神色：“霏要照看店面，我们会根据教练的时间进行安排，他们都很有经验，您放心。”

保罗离开后，陈家骏抱着胳膊站在白板前，研究第二天的潜水计划。叶霏凑过